

## ▶ 书评

## 料宋词见我应如是

——那时青荷散文集《我见宋词多妩媚》序

■ 沈喜阳

疏利民先生是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也是我相交多年的挚友；作为编辑，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就是善于发现作者。他在担任拙作《一位博士生父亲写给本科生儿子的48封信》的责编时，特意请那时青荷女史（本名黄琼会）为拙作写了一篇编后记《当你来看此书时》。这是我第一次认真阅读那时青荷的文章。她清新细腻的文字中饱含着自己对生命深切的感悟，所以她的文字不是那种轻飘飘的小清新，而是有着洗去铅华但又充满质感的纯净和优雅。当疏利民兄邀我为那时青荷的这本《我见宋词多妩媚》写序时，我毫不犹豫地应承下来，因为我不仅可以先睹为快，而且可以在写序过程中细细欣赏她的纯净和优雅。

自海宁王国维先生在《宋元戏曲考》“序”中提出“凡一代之文学”，唐诗宋词作为唐朝和宋代之代表性文学样式，已深入国人心中。而“诗庄词媚”之观念，在数千年演变中也渐渐为国人所接受。大抵而言，诗庄肃严正，词妩媚婉约。作者那时青荷说“我见宋词多妩媚”，这是探骊得珠之言。宋代词人辛弃疾《贺新郎》词曰：“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既然作者把她这本大著创造性地命名为“我见宋词多妩媚”，我则不妨东施效颦，把这篇小序取名为“料宋词见我应如是”。

为何作者能够“我见宋词多妩媚”？我们不妨先来弄清一个人为何“看”不“见”。根据《礼记·大学》的说法（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一个人之所以“视而不见”（或者“听而不闻”，或者“食而不知其味”），是因为他“心不在焉”。举例来说，一个装满半杯水的水杯，有人乍一眼所见的是半杯水，这是因为他的心不在半杯空上；有人乍一眼所见的是半杯空，这是因为他的心不在半杯水上。我们当然既不能说看见半杯水的人是对的，也不能说看见半杯空的人是错的。但是看见半杯水的人和看见半杯空的人，他们看待世界的眼光和心境是截然不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一个人所看得见的和他所看不见的，正反映出这个人的本质和能力。其所看见者和看不见者，正是其内在思想和情感的外在表现。

《我见宋词多妩媚》是一本让人静下来的书，也是一本让人慢下来的书。我们跟随作者读宋词，既深信“天涯何处无芳草”，又何妨“雨打梨花深闭门”；哪怕能“欲买桂花同载酒”，终究是“高城灯火已黄昏”；虽叹息“锦瑟华年谁与度”，却自慰“不如怜取眼前人”；纵然是“多情自古伤离别”，也仅求“只愿君心似我心”。作者有意按照春夏秋冬的顺序，引导读者领略宋词的美，体验宋人的情。在四季的轮转中，春花秋月何时有，夏云冬雪两相偎。自然景物，世间事物，都与人的情感共鸣共振。

往深里挖掘，我认为作者之所以能“我见宋词多妩媚”，是因为作者与千百年前的宋代词人产生了共鸣共振。作为经典的唐诗宋词，必须在当代人心中活转过来，这样经典所描叙和抒发的就不再是与我们当下的人生毫不相干的古代已经消逝的景物和情感，而成为此时此地活生生的景物和情感。经典的超时间性和超地域性仅仅是潜在的，它需要我们一代代读者去转化和复活，才能实现经典的超时空性。“我见宋词多妩媚”，就是“我”（包括作者和我们读者）复活宋词的妩媚，再现宋词的妩媚；“料宋词见我应如是”，就是我们通过阅读、浸润宋词，激发自己身上妩媚优美的潜质，让自己配得上宋词的妩媚，于是宋词也见到了我们的妩媚和美好。于是宋词与“我”，“我”与宋词，真正达到了辛弃疾所说的“情与貌，略相似”。

我说“料宋词见我应如是”，其中的“我”有两个意思：一指《我见宋词多妩媚》的作者；一指跟着作者读宋词的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那么亲爱的读者，请你抛开我这篇开场白，跟随着作者去做“既幸福又快乐”的事吧。

## 凭君传递微风韵 观展逞怀别有情

■ 谈正衡

刚于5月底开馆的安徽省美术馆，听说本省规模最大、功能最全、最能弘扬地域文化的专业公共美术馆，便从芜湖赶来滨湖新区观瞻。这里面朝八百里巢湖，先到湖边看了一下，直将一片湖景尽收眼底。方转身去看相邻的渡江战役纪念馆和安徽名人馆，再来美术馆。

这是一座传统与现代精神赋形的建筑物，本身就是一件宏伟壮观的艺术品。20多米高白色隔墙笔直挺立，配上暗沉钢格栅搭建，错落有致的镂空设计，使得整个美术馆宛若一幅正在缓缓展开的书画卷轴。巨幅玻璃幕墙透入一片亮色，带给人欢悦、激情和美的享受。

一个好的地方美术馆，应能呈现所处城市文化特点。安徽乃文房四宝大省，是新安画派、黄山画派和徽州雕刻、芜湖铁画举旗的地方，曾产生过黄宾虹、林散之、赖少其、王子云、吴作人等大师，但现实却尴尬，华东地区唯一没有省级美术馆的就是皖地。现在，安徽省美术馆建起来，以徽风皖韵为引领，充分展示安徽文化的灵魂和意境，岂不值得大贺特贺！

美术馆功能除了收藏、展示、研究外，便是向大众普及艺术教育。据导览员介绍，安徽省美术馆建筑面积5万平方米，分为地上五层和地下一层。目前正在举办七个重量级展览，涉及不同艺术类别，分别是“韩美林艺术展”“青春万岁：新中国美术的青年时代——中央美院美术馆藏品专题展”“马克·夏加尔：物色之梦数字艺术展”“新安画派特展”“安徽现代美术名家作品展”“安徽省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展”“安徽当代工艺美术作品展”。

韩美林在安徽生活了二十二年，将安徽称作“第二故乡”，高耸在我们芜湖鸠兹广场上“鸠顶泽瑞”青铜雕塑就是他设计的。看韩美林的字与画，你只有一个感觉：天纵其

才！胸藏宇宙，笔走风雷，他能把山川风物吸入生命中，把自己的感悟活现在随类赋形里，物即是我，我即是物，返本开新，追寻大美。艺术生来浪漫，藐视中规中矩，在挑战一切既定规则时，更须不断挑战自己的风格与手法。韩美林在不停地扑闪腾挪，他的许多作品，似乎每看一次都换一种面目，要不断去捕捉其间的每个暗示、每种潜藏，用心去感受，去想象，方能有所悟及。而当你注视着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设计手稿，立刻浸领在童心真趣里，又是多么希望自己就和身边看展的某个孩子一样！

“新安画派特展”与“安徽现代美术名家作品展”可谓本土艺术的重头戏。感谢端庄优雅的导览员的精湛解说，分析人物背景，领会技法以及整体构图要义，确认流派特点，使我的认知有了进一步补充与拓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展不是单向去看，而是相互施与；艺术品敞开，你也敞开，让它进入你内心并充满你。那些创作者，那些深思者，他们将痛苦与灵感用泼墨和线条整理出来，带给你面前，就是要找到接纳。

当我看到李流芳《山林读书图》、汪采白《空谷疏树图》时，脑子里浮现出另一幅风格相近的《登高合图》。这是比汪采白早生一百年的我们芜湖人黄钺同几位画社朋友合作的，九九登高，登的是赭山，深壑林亭，小桥行人，流水渡头，意境萧然旷远，设色纸本上有袁枚、庆玉、王宸等诸多名士题跋，典型文人画。黄钺极其珍爱，一直带在身边，厮守一生，被人诗称“六十三年别有情”……此图现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在百度上输入“清黄钺九月登高图卷”可查获。大作若能归根，收之于家乡美术馆该有多好！

一座美术馆的开馆，引起全省关注，可谓门庭若市、好评如潮，真心希望能给江淮这片广袤地域带来深远影响。

## 挥手之间

■ 李云斌

孙子在家反复练习小魔术，学校布置三年级各班举行十岁礼活动，其中有节目表演，他已屡次在班级活动中表演过小魔术，号称魔术小达人。十岁，童心未泯，进入翩翩少年时代，有明确的是非观，有独立的见解和思想。

孙子上学，我离开站了近四十年的三尺讲台，变身老书童，每天负责八趟来回接送，路程不远，责任不小，履职尽责，风里来雨里去，已近三个春秋。开始我俩手拉手齐步走，边走边聊发生在身边和班级同学间的趣事，一路说笑，轻松惬意，分享童真的快乐。接送到校门前，相互挥手道声“再见”，注视他转身没人校园内。一年后，经常路遇同学，他们边走边笑逐颜开地交流着，话题是他们的共同爱好，我成局外人，没有共同语言，插不上话，直至到学校门前挥手再见。放学路上再询问班级有没有发生什么趣事，有时他故作神秘态，边跳跳蹦蹦边说：“不告诉你。”开始保有自己的秘密，有自己的是非判断能力。谈话内容已不再局限老师、同学和课本内容，已具备一定的课外阅读能力，知识逐渐丰富，学会了思考和分析，有自己的爱好和主见，学会提出问题。

疫情影响大家的学习和生活，他问我：“地球的那一面有没

有病毒？”我告诉他地球没有那一面。他说：“如果地球有那一面，人类移居过去，没有病毒侵扰，就能保持正常的生活秩序。”我夸他想象力丰富。他回答：“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他的回答让我诧异。他告诉我，这是爱因斯坦说的。看着渐行渐远的背影，惊叹小小读书郎不再是那个稚气未脱的孩童，挥手之间慢慢变得睿智、自信，关心时事，关心人类的命运，正是长江后浪推前浪。

放学路上考问我：“哪种植物没有叶绿素？”我顿时被问得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好承认，的确想不起来。他说：“锁阳没有叶绿素。”一语惊醒梦中人，回忆曾经在新疆旅游时看到过这种植物标本，是多年生肉质寄生草本，全株红棕色，的确没有叶绿素。科普知识让他不再提那些脑筋急转弯的问题，阅读使他不再拘泥课本，知识面更宽。前几天上学路上再次叮嘱，课堂上要认真听老师讲，凭我近四十年的教学经验，真正学习优秀的同学一定都是会听课。他指着天笑言：“爷爷，天上有头牛。”我抬头去寻找，万里无云，问，牛在那儿？他哈哈大笑，边跑边说：“是你吹上去的牛。”

人生仿佛这季节轮回，退休后，似乎感觉每天的生活都定格在同一画面中蓦然回首，有位阳光少年在向我挥手。